



语 思

语 言 研 究 专 业 网 站

[返回首页](#)

主持人：肖娅曼

[加入收藏](#)

[语言学总论](#) | [理论语言学](#) | [应用语言学](#) | [语音学](#) | [语法学](#) | [语义学](#) | [语用学](#) | [语言哲学](#)

= [汉语总论](#) = [上古汉语研究](#) = [中古汉语研究](#) = [近代汉语研究](#) = [现代汉语研究](#) = [肖娅曼主页](#) =

《论语》后续判断句句首“是”的性质

（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（四）巴蜀书社2001年）

肖娅曼

（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）

50年代以来，汉语判断词“是”产生的时代问题，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，争论的焦点在：判断词“是”是否在先秦就已产生？为此，《论语》后续判断句居於句首的“是”[\[1\]](#)，大家都很关注。本文试用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方法，对《论语》中存有争议的这类“是”作一个大致完整的分析。

—

语句是分层组合的层级单位。从低到高，每一层级的语言单位都是由两个直接成分组合而成。如果不考虑特意强调某一成分的语用因素，从语句平面看，层次越低的语言单位，结构越紧凑，主谓之间的结构相对最为松散，其次是述宾之间，等等。这一切都在语言形式上反映出来。

语言的形式是语音，它反映了语言的这种层级性，但这种层级性被平均占有相同空间的汉字所掩盖。要认识语言现象，我们就要摆脱文字的干扰，直接从语言形式——语音入手。语句以语流形式出现，语流的各个音节，不是像汉字平均占有相同空间那样平均地占有相同时间，而是层次高、结构关系鬆散的直接成分之间就读得较为舒缓；层次低、结构关系紧密的必然读得相对紧凑。无论哪一级结构之间，都有这种相对的语言界限。例如下面两组语言结构：

1. 百里奚，虞人也。 荀卿，赵人。[\[2\]](#)

2. 虞人百里奚 赵人荀卿

两组四个语言结构都是“名词 + 名词”，但语音上，第1组的两个名词之间有一个语音界线，显示出它们结构上较为松散；第2组的两个名词之间没有语音界线，显示出它们的结构较为紧密。这是因为第1组是主谓结构，结构层次高；第2组是同位结构，结构层次低。如果语流不以正确的方式体现语言的层次结构，就会引起理解困难甚至混乱。如果语言结构因语音编码错误，如“荀，卿赵人”或“荀卿赵，人”，就难以理解。

根据结构主义原理，判断句最上层由判断对象和判断两个直接成分组成；判断部分作为次级结构，又二分为“判断语音标记”和“判断内容”。用S代表判断对象，P表示判断内容，∧表示判断语音标记，判断句公式为：

这就是判断句的底层，乔姆斯基所谓“深层结构”。显然，S和∧P之间有一个较大的语流时值，∧和P之间相对祇有较小的语流时值。例如：

克己复礼 为 仁。 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S (∧ P)

当这种深层结构转换为“表层结构”时，判断标记∧生成两种形式：A型，隐性判断标记（表现为S最后一个音节的延长，以显示其与后面成分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语音界线），我们用“⊙”表示；B型，显性判断标记（表现为判断词或起判断作用的词，如“是”“乃”等），我们用符号“X”表示。这样，底层S (∧P) 就有两个转换生成形式：

A型： S (⊙P) （带有隐性判断标记⊙）

S (∧P) (

B型： S (X P) （带有显性判断标记X）

例如：

A型： 非其鬼而祭之 ， 谄也 。

S (⊙ P)

B型： 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 为 贼 。 [3]

S (X P)

隐性判断标记⊙，可由一个判断词来填充。如“百里奚，虞人也”虽没有判断词，但在语流上有一个隐性判断标记，即应读为：“百里奚⊙虞人也。”我们可用一个显性判断标记来填充它，如：“百里奚乃虞人也。”或：“百里奚是虞人也。”由此不难发现，反映较大语音界线的隐性标记，其音值（语流时值）就是一个显性标记的音值，其实质是体现“判断语音标记”。

关于这个音值的存在，我们可从其书面记录符号的名称上看出。古人所谓“句读”（读为“句逗”），“读”读为“逗”，表明语流在这里有一个“逗留”，亦即停顿的音值。这个语音空档，严格说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语音形式，决不是空的。我们在书面上加以一个逗号，就是为了表明这个语音形式的存在。这里有一个“转变观念”的问题，那就是：标点符号（指点号）也跟文字一样，是对语音形式的书面记录；反过来说，一个标点符号所对应的是一个实际的语音形式。“句读”或作“句投”，《文选》马融《长笛赋》“故聆曲引者观法与节奏，察度与句投”李善注：“投与逗，古字通。投，句之所止也。”《辞海》解释“句读”：“也叫‘句逗’。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，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。”讲成“语意未尽而须停顿”是不准确的，其实这个停顿本身就是一个语音形式；在判断形式中，我们称为“隐性判断标记”。

二

关于《论语》中后续判断句句首的“是”，有两种意见，以马建忠、杨树达先生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，这类“是”为判断词 [4]；以黎锦熙、王力先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，这类“是”为代词 [5]，起複指作用，意为“这”，相当于先秦时期的指代词“此”或“斯”。我们认为，《论语》里的“是”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：非判断句和“为”判断句中的“是”确实是代词， [6] 相当于“斯”（《论语》中没有“此”），如“孔子谓季氏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”（《八佾》）“子曰：《书》云：孝乎？惟孝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，是亦为政。”（《为政》）但非“为”判断句中的“是”，却与“斯”不同：“斯”仅仅是代词，而“是”则还具有判断性。下面是《论语》中后续判断句句首的“是”字句和“斯”字句：

“是”字句
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（《为政》）

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（《颜渊》）

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每事问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（《八佾》）

德之不脩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（《述而》）

虎兕出於柙，龟玉毁於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（《季氏》）

子路宿於石门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（《宪问》）

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（《季氏》）

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”（《颜渊》）

二三子，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（《述而》）

“斯”字句

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（《学而》）

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……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（《尧曰》）

从文字符号看，“是”和“斯”似乎处于完全相同的语法位置，都複指前文，都是自己所在分句的主语，都与自己后面的成分构成主谓结构。假定果真如此，其语音形式也应当一样，但当我们将它们带入判断句公式S（X P）时，情况却不是这样。例如：

先王之道，斯 为 美。

S (X P)
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 知也。

S (X P)

“斯”与其后的“为”之间有一个语音界限，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结构较为松散，“斯”为主语，为纯粹代词；而“是”与之后成分之间没有语音界限，显示出它们的结构关系较为紧密，“是”属谓语“判断”部分。这就是说，“斯”和“是”字句的判断语音标记都以B型显性判断标记X形式体现出来，“斯”字句的X是“为”，“是”字句X为“是”。“是”是这些判断句的判断语音标记，具有判断性。

事实上，虽然我们理论上认为这些判断句中的“是”是指示代词，但在读它们的时候却仍然读为B型，这透露出我们下意识是把这种“是”作为判断词理解的，而下意识的语言行为往往体现语言的本质。

认为这类“是”不是繫词祇是指示代词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上古汉语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毋须繫词帮助就可构成判断句，如“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；仲尼，日月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我们将这两句也代入判断句公式：

他人之贤者 ， 丘陵也； 仲尼 ， 日月也。

S (⊙ P) S (⊙ P)

乡原 ， 德之贼也。

S (⊙ P)

这些名词判断句虽没有判断词，但都有判断语音标记，只是是以隐型标记⊙体现出来。今天的标点“，”就是体现这个隐型标记的，如用显性标记X（如“为”“是”“乃”）来替换这个⊙，其结果就是：

他人之贤者 为 丘陵也； 仲尼 乃 日月也。

S (X P) S (X P)

乡原 是 德之贼也。

S (X P)

我们会发现，那个必须有的语音界线似乎消失了，实际是被显性判断标记“为”“是”“乃”占据了。如果“是德之贼也”的“是”为纯粹代词主语，那么“是”与“德之贼”之间就应该有一个⊙，但却没有。可见这个“是”与“斯”不同，它本身就是判断语音标记，具有判断性，并非“祇是指示代词”。

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：所有指代词“斯”都能用“是”替换，而“斯”却不能替换这类“是”，如“先王之道，斯为美”一句，可说成“先王之道，是为美”；而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却不能说成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斯知也”。这表明“是”具有“斯”的语法功能，又超出它的语法功能，“是”超出“斯”的语法功能正是它的判断功能。

三

赞成这些“是”为判断词的人提出的重要论据来自《论语》中下面一段话：

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问於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（《微子》）

这段对话有两个事实支持“是”为判断词的意见：一、“是鲁孔丘之徒与”的“是”祇能讲成判断词；二、此段对话中“为”与“是”交替使用，作用相同，“为”是判断词，“是”也就是判断词。

这个“是”之所以祇能讲成判断词，因为“是”祇作近指代词“此”讲，不作远指代词“那”讲；即使可讲作远指代词也讲不通，“因为桀溺当面问子路，不可能说‘那人是鲁孔丘之徒吗？’”[\[7\]](#)“是”更不作人称代词“你”讲。因此，这个“是”只能是判断词。

今天一般认为“子为谁”一类判断句的“为”具有判断功能，这类具有判断性的“为”在先秦文献中很常见，不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出现，《论语》中就有不少，如：

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（《学而》）

礼之用，和为贵。（《学而》）

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（《学而》）
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（《为政》）

里，仁为美。（《里仁》）

哀公问：弟子孰为好学？（《雍也》）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（《颜渊》）

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（《宪问》）

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（《季氏》）

子张问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为仁矣。（《阳货》）

丈人曰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（《微子》）

陈子禽谓子贡曰：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於子乎？（《子张》）

“为”具有判断功能，“是”又能与“为”交替使用，“是”也就具有“为”的判断功能。此外，排除语用因素，这类“是”和“为”读法相同，它们与其后的成分之间都没有显著的语音界线，都占据着判断语音标记位置，即都读作判断词。

但是，正如王力先生所说，“为”又主要用作实义动词，所以它的确不是“真正的繫词”，而祇是一个具有判断功能的“准判断词”。那么，“是”是一个与“为”完全相同的“准判断词”吗？

对上引那段对话，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“是”“为”判断性的双方都只注意到“是”与“为”的相同点，而忽略了另一点：“是”与“为”所处的语法位置并不完全相同。4个“为”判断句，有2个问句，2个答句。问句的“为”前都带有主语，为S（XP）式；祇有答句省去了主语，为（XP）式。4个“是”判断句，有2个问句，1个一般判断句，此三句却无一例外都是（XP）式；1个答句。此四句有一个共同点：“是”都居后续句句首。不仅此段对话中是这样，前面所列举的具有判断性的“是”无一例外都居句首——这正是主语的位置。这就是说，“是”又同“斯”一样，具有代词性。

马建忠、杨树达先生看到了这类“是”具有判断性的一面，黎锦熙、王力先生看到了它具有指代性的一面，双方之所以长期争持不下，就因为这类“是”确有判断性和指代性，但又不是祇有判断性或祇有指代性，而是二者兼而有之。这样就可解释许多问题，如王力先生有一个问题：如果说“是”“为”都有判断性，为什么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不能说成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为知也”？[\[8\]](#)前面已讨论过此句“是知也”的“是”不能被“斯”替换，因为“斯”祇有指代性，没有判断性；此句“是”为何不能用“为”替换？因为“为”只有判断性，没有代词性。上古主语简单的判断句，一般用“为”表判断；当判断句的主语很复杂，为一个以上分句或句子时，由於主语有自己的主语和谓语，或有述语、宾语，为明确判断对象和判断之间的关係，就须用既具指代性又具判断性的“是”複指主语並对其作出判断。前段所引对话中，子路回答长沮“是鲁孔丘与？”一问的回答为：“是也。”“是也”意为“执輿者正是鲁孔丘”，因此“是也”是一个判断句。“是也”为何能单独作出判断，“斯也”“为也”为什么就不成话呢？这正因为“是”既有代词性，又有判断性，故可构成完整判断句；而“斯”只有代词性，“为”只有判断性，因此它们都不能单独构成完整的判断句。

这类“是”既与“为”相同，是显性判断标记X的体现者，具有判断性，又没有“为”所具有的句中位置；它既与“斯”一样总居於句首S的位置，又具有“斯”没有的判断性。从语法分佈上讲，它实际同时占据着主语和判断词两个位置。“是”的这种特点用判断句公式表示即为：

S ∩ P

∨

是 P

这就是为什么王力先生将“是鲁孔丘与？”一句，讲成“这是鲁国的孔丘吗？”[\[9\]](#)的原因所在。

从语音上说，这类“是”虽读作判断词，占据着判断标记位置，但这个语音标记还不易为人察觉。从这一角度讲，它的判断性尚未凸显出来，还是隐性的。从语法角度看，这类“是”祇居句首，不能居其他主语后，前面不能带副词，这些显性特征表明，它即使起着判断词的作用，仍披着代词外衣，它的显性语法特征仍为代词。由於它还是暗中行使判断词职能，因此，我们称它为“判断性代词”。

判断性代词“是”要发展为判断词，首先就须摆脱代词性，其重要标志为“是”前带主语、副词状语。《论语》中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……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……”[\[10\]](#)一句，已显露出这种迹象。这两个“是”之所以引起争议，就因为无论理解为判断词（X），还是理解为代词主语（后出现⊙），都是正确的语句，这和其他祇能居於句首的“是”毕竟不同了。今天看到的有关判断词最早的出土文献中，“是是饿鬼”[\[11\]](#)、“是是竹筴”[\[12\]](#)中的“是”（代词、）“是”（判断词），正是一身而二任判断性代词“是”分化的表现。

整部《论语》，我们发现约有14个判断性代词“是”，据初步统计，约占《论语》全部判断句的百分之十几。如果把判断词的产生看作一个过程，将“是”前带主语、带副词看作判断词“是”产生的标志，结论应该是：1、《论语》中居於后续判断句句首的“是”既不是单纯的代词，也不是单纯的判断词，而是兼有指代性和判断性的“判断性代词”；2、判断词“是”已经开始萌芽，标志为这类“是”读法上与具有判断性的“为”相同。

[\[1\]](#) “后续判断句”指话题开始后，后句对前句进行判断的判断句。

[\[2\]](#) 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、《史记·荀卿列传》。

[\[3\]](#) 《为政》、（《宪问》）。

[\[4\]](#) 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卷一，第25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9月版；杨树达《词论》第223页，中华书局，1954年11月版。

[\[5\]](#) 王力《汉语史稿·繫词的产生及其发展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8年4月版；《汉语语法史·繫词的产生及其发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9年版。黎锦熙例见《中国文法要略》第91页，观点参见王力《汉语语法史》第185页—186页。

[\[6\]](#) 《论语》中只有三个“无乃”，故《论语》中没有“乃”判断句。

[\[7\]](#) 王力：《汉语语法史》，第186页注③。

[\[8\]](#) 王力《汉语语法史》，第186页。

[\[9\]](#) 《汉语史稿》，第349页。

[\[10\]](#) 《论语·里仁》。

[\[11\]](#) 云梦睡虎地秦简。

[\[12\]](#) 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彗星图》。



2006 / 01 / 10